



王伟轩 著 汉武帝与司马迁



漢書

西漢双星



王伟轩 著 —— 汉武帝与司马迁

西汉双星

王伟轩 著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东省高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200,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7-5360-2986-1

I · 2541 定价：1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二千年前中国的西汉王朝，出现了一位雄图大略、震烁今古的皇帝——汉武帝，他的文治武功、军事外交以至文采风流都彪炳史册。但他爱名马、爱美女，爱华丽的宫室；他好大喜功，爱网罗人才，又往往杀害人才；爱冒险，爱挑战，迷信方士，又往往劳民伤财；他创造了丰功伟绩，晚年后悔，又反下“罪已诏”……一生都富有传奇色彩。

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位太史公司马迁，他是中国历史学的栋梁，尽毕生的精力、沤心沥血完成了一部前所未有的上下三千年凡五十多万字的《史记》，名震中外，流传千古，成为“中国历史之父”。

一个皇帝和一个忠于历史的史官，成为西汉王朝光芒万丈的双子星座，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永放光芒，同垂不朽。

然而，汉武帝也曾因司马迁的直言敢谏而把他置之死地，判处“腐刑”，令他痛不欲生。后来却又把他从死牢中释放出来，还委以重任，提拔他为皇帝的“秘书长”——中书令，使他得以完成他未竟的历史巨著，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和幸事。

这两颗西汉王朝的炯炯巨星，互相辉映又互相撞击，加上当时的历史风云变幻，使西汉的历史展现出

瑰丽的悲壮的色彩，演奏出历史的壮歌。

小说用形象化的描写追踪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和感人的事迹，突现一个又一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其知识性、传奇性和可读性，值得懂历史或不懂历史的读者欣赏寻味。

小说部分曾于1992年5月在《广州日报》上连载，现修订增补成书以飨读者。

目 录

1、不安分的皇帝	1
2、空前的“封禅”大典	4
3、董仲舒与汉武帝	6
4、在“驰道”上	7
5、“史官”父子	10
6、病榻之前	13
7、在泰山之巅	17
8、皇帝要出海求仙	21
9、求救于东方朔	24
10、仙缘	27
11、一对一的挑战	29
12、新太史令上任	33
13、渭河之滨	35
14、治河之争	38
15、计拙是“和亲”	40
16、方士的荣衰	42
17、皇帝与美人	47
18、再续前欢	50
19、弄巧反拙	54
20、百金买赋	56
21、大文豪司马相如	58

22、凤求凰	60
23、私奔	65
24、武帝召见	68
25、出使西南夷	71
26、两地情思	73
27、茂陵新区	75
28、茂陵大酒店	78
29、高官设宴	81
30、母老虎遇杀人王	82
31、特殊贵宾	86
32、惊艳	89
33、抢美救美	92
34、皇帝登门	95
35、猎户之家	97
36、打虎英雄	99
37、给天子灌尿	102
38、小韩初长大	105
39、孩子王	107
40、扛鼎相逢	110
41、两小无猜	113
42、订亲	116
43、战瓠子口	119
44、大堤相会	121
45、亲切关怀	124
46、水火之间	127
47、梗直的汲黯	130

48、招贤通西域	135
49、西域征途	137
50、“凿空”的人	140
51、皇帝与太子	142
52、皇帝爱音乐	144
53、倾国倾城	148
54、未央宫内	150
55、爱与怒	154
56、皇帝与史官	157
57、翁婿之间	159
58、父子之间	162
59、国库问题	164
60、名将的诞生	167
61、名将之风	169
62、拒不接驾	171
63、兄妹诉情	173
64、心曲	175
65、李夫人之死	177
66、一曲难忘	179
67、李少翁施法	181
68、缘尽	183
69、方士遭殃	185
70、比美	186
71、贰师将军	188
72、飞将军	191
73、名将之死	193

74、名将后代	195
75、举荐助手	197
76、接应	199
77、初试锋芒	201
78、报捷	203
79、投降者	205
80、虽败犹荣	207
81、李陵投降	209
82、疾风劲草	212
83、司马迁下狱	215
84、在黑牢	218
85、黑狱之光	220
86、“蚕室”春秋	223
87、献马	226
88、倒霉的贰师将军	228
89、又是冤案	230
90、真投降了	233
91、李广利投降	237
92、司马迁出狱	240
93、新的任命	242
94、改换门庭	245
95、报任安书	247
96、渭河来客	249
97、话别	252
98、渭河送别	255
99、江充与太子	257

100、太子逃亡	259
101、田千秋崛起	261
102、历史小说《西汉双星》(后记)	265

西汉双星

(历史小说)

王伟轩著

一、不安分的皇帝

话说公元前110年的秋天，秋高气爽，在古长安的新建成的建章宫内，年方“而立”出头的汉武帝刘彻临朝，一时御香缥缈，鼓乐齐鸣。

刘彻16岁登基，7岁时已立为太子，熟悉皇朝天子那一套，他立心做一个不平凡的、继往开来的皇帝，野心勃勃，又精力旺盛，上山能射虎，下海能猎蛟，加以熟读兵书、史书，以为秦始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一早他又“破格”了。

“文景之治”以来，承平日久，国运日隆，文武大臣照例参拜完毕，不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以为天下太平，便可退朝回府休息，习惯了养尊处优，谁知新上任的御史大夫儿宽忽在殿前传谕：“天子有旨，今秋十月，遵臣议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众卿家准备随驾……”

圣旨下，众大臣愕然失色，不知天子何出此主意，说走就走，又不知遵哪位大臣的“议”，这可是汉高祖和文帝、景帝也没做过的新鲜事。先帝用一百钱起个露台也舍不得，帷

帐不用锦绣，用具不用金银，当今天子少年登位，老是要搞些惊人壮举，不好好守着现成的帝业，偏好微服出外找刺激，一反温良恭俭之风，新建通天台，又建这座豪华的建章宫、如今又要到泰山封禅，泰山离长安上千里，不知他沿途走哪里？还要我们“随行”？但君命不可违，又明知这个武帝血气方刚，说到做到，哪位大臣也不敢说个“不”字。

但这回大臣们估错了，武帝要远征到泰山封禅，不是一时的冲动，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前些年大文豪司马相如也曾上书劝他学秦始皇到泰山封禅，以为他的文治武功当之无愧，他动了一下心，但他也知“封禅”是皇帝统一天下，有功社稷，昭告上天的大典，他自忖匈奴、南越、西南夷尚未归附，时机尚未成熟，又不知封禅的礼节仪式如何？该带什么人随行，因为这是一次隆重的大典，要为后世树立楷模，秦始皇封禅为天下先，但太匆忙了，未做好准备。武帝内心还想增加一项新的节目，就是巡视边陲，亲自率领强大的武装部队向西域的匈奴大示威，看单于敢不敢与朕一对一对阵，这是秦始皇也做不到的，但这些都暂不公开，且考考大臣知不知朕的心意。

他主意已定，秘密责成御史大夫、礼部公卿和博士、大学士草拟一套封禅的路线、仪式和奏议供他采用，一心想看有谁敢建议皇上封禅兼“巡边”……

这道密旨可苦了那群平日养尊处优、耽于逸乐的公卿、博士，他们手忙脚乱，翻箱倒柜，他们要引经据典，找遍了兰台阁、麒麟阁、天禄阁等藏书；又找了《尚书》、《周官王制》等刻印遗文，可惜绝少文字记载，他们忙了三个月，又争议了一个月，掉了几斤肉，还是定不下来，又不敢擅作主

张，更不敢想像皇帝往边境“巡边”，只好如实回报给御史大夫、左内史儿宽。儿宽新任内史，是个比较温和务实的水利专家，眼看几位公卿博士已尽职尽责找遍经典之作，安慰了几句，请他们暂且回府，容他与天子再议。

武帝又来催问，儿宽硬着头皮回奏：“众大臣已遍寻经史，未敢擅自制定，仍请陛下自行裁夺……”

武帝亦知情，想骂他们无能，但又谅解他们不敢造次，叹口气说：“既如此，待朕试制一次，与卿等参酌而定。”

武帝作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他不在乎什么仪式，更不查什么经典，也不怕人家拿他与先帝相比，自划了一条路线，出长城，登单于台，志不在封禅而在扬威异域，但一定要带足人马，像个军事大国的样子，亲自与匈奴的单于比武……越想越兴奋，他是个血管容易扩张的皇帝，决定调足十八万人马，十二部将军作巡边大检阅，还带上美女爱姬，让她们挨挨风砂，吃吃粗粮，登嵩山、泰山还不过瘾，还要东巡海上，看看东海的海浪，那里果真有个蓬莱仙岛吗？他是诗人，还要旅途作几首诗赋，至于花费国库多少？让理财大臣、大农令兼治粟都尉桑弘羊去伤脑筋吧，朕已把煮盐，冶铁收归公有了，身为理财大臣，他会有办法的，他心血来潮，为免民怨沸腾，又决定沿途州郡一律减免赋税，还给孤寡老人发一些救济金……

当儿宽、桑弘羊众大臣正在为皇帝封禅而苦思苦想的时候，那个不安分的皇帝也在新建的建章宫龙床凤烛高烧，躲着撒娇的卫皇后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二、空前的“封禅”大典

第二天黎明，心急的武帝便召来御史大夫儿宽，把一夜之间拟出的封禅路线和阵容给他过目，儿宽知皇帝脾性，自然不敢异议，只是对如此漫长的路线和庞大的队伍感到吃惊，想说：“皇帝不可日久离京啊！”想到此事皇帝自然明白，说了等于没说，儿宽是谨慎的人，把话吞回肚里。

武帝见儿宽不吭声，就算他同意了。

但武帝还要为难一下那些迟迟定不出仪式路线和优悠寡断的大臣们，他们太保守了。

第二天他临朝，没有叫儿宽先读诏书，却追问博士近臣公孙弘、孔安国、董仲舒等，问他们为什么还久久制订不出封禅的仪式和路线。

众大夫、博士一齐战战兢兢地跪奏：“臣等已遍查《尚书》、《周官王制》等典籍，因无前朝先例，秦始皇、李斯等前贤又无明文制定，未敢造次，已请左大夫稟告。”

武帝笑道：“先朝没有的，卿等便订不出来，那么先朝的典制又是谁创立的呢？若找不到始皇的封禅礼制，朕岂不是不能封禅？那么秦始皇也不敢封禅了。”

众大夫知道冒犯了主上，面面相觑，汗如雨下，拚命叩头认罪：“臣等庸愚不察，不谙上意，请假以时日，容愚臣等再从长计议。”

武帝一挥大手说：“算了算了，卿等已计议多时，这一议又不到要议到何年何月，还是待朕试制一次，卿等试看是否可行。”便把封禅诏书交给儿宽，对他一点头，儿宽随即宣读：

“……朕当巡边陲，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经千余里，以见武节……礼祭于泰山……”。至于带什么随从，登单于台如何行动，圣旨却一字不提，大臣们没听清楚，也不敢追问。

众博士、大夫如释重负，满头大汗，叩头谢恩。博士们心里却嘀咕：“我们不是你皇帝肚子里的虫子，怎知你要摆十八万铁骑的排场，出长城示威？”

“你根本没说什么礼制仪式呀，何必要我们制定？”

“真是不安分的皇帝，伴君如伴虎……”。

但他们噤若寒蝉，却不敢吭半句声。

武帝却要再问：“卿等以为如何？是否有何不当？”再环视汲黯、公孙弘、孔安国、董仲舒等一遍。

众大臣如坐针毡，唯有山呼万岁。

但武将们却眉飞色舞，认为这是巡边陲，随御驾，扬威塞外的好时机。

散朝后，众大臣窃窃私议：

“随武帝远道出巡，登泰山，出长城，是件苦差事，呜呼！”

“始皇封禅，也不过南至会稽山，北至碣石，却死于沙丘平台，也没这大阵仗，哀哉！”

“十八万骑，旌旗千余里，秦始皇也不及……”

“以后还不知有什么花样呢？”

“别管那么多，皇命就是皇命，不可违！”……

众大臣尽管议论纷纷，说真话没几个衷心拥护的，但素知他是不安分的皇帝，虽然武帝一再征询他们的意见，却一致通过了，武帝也知他们事后定然七嘴八舌，却必然遵旨，他

毫不担心。

消息传到后宫，却沸沸扬扬闹起来了，这却是武帝始料不及的。

三、董仲舒与汉武帝

在散朝的时候，武帝一声“封禅”，文武大臣各有各的想法，但都只能听命服从，大儒董仲舒素以武帝“文胆”自居，心怪儿宽不够朋友，这“封禅”大事也不事先和他打招呼，以为不够面子，他素以礼教纲常为怀，知皇帝爱女色，忽地想起一个问题：皇帝封禅，十八万铁骑，十二部将随行是明说的了，他关心的却是皇帝带不带妃嫔？如此大事，如带妃嫔是有悖礼教的大事。他没弄清楚，散朝时便有意挨着治粟都尉、财神爷桑弘羊同行，如他带妃嫔，便大可以增加不必要的开支为理由，请财神爷劝阻主上。谁知桑弘羊苦着脸说：“有悖礼教他是不管的，窦太主、王皇后也管他不住，仁兄试劝说他吧，我操心的不是他多带后妃，而是十八万铁骑的开支和沿途的减税。”

“那百名后妃要增加车辆，还要人服侍，也增加开支啊！”

“我也稍为提及了，他说不必担心，自有打算……”

“怎打算？”

“他说要妃嫔们把脂粉钱和小食费、时装费捐出来，因为在旅途中不必多施脂粉，不必装扮，也不能在宫内进膳，还说……”

“还说什么？”

大儒最关心的是皇帝的话。

“说她们在宫中长期安乐惯了，个个弱不禁风，不是胖就是瘦了，让她们长途跋涉，晒晒太阳，尝尝风砂雨雪，会变得健美些，还见见世面，学得节俭些，千载难逢的机会……”

董仲舒不由大叹：“圣上之言差矣！”

桑弘羊忽然警觉，这位平日道貌岸然、不问政治经济只讲礼教的大儒何以关心皇上出行的妃嫔问题，便问：“董大博士何以关心此事？是否有违教化之旨？”

董仲舒痛心疾首，呐呐而言：“这个自然，儒学论礼乐教化之功，怎讲妃嫔肥瘦之事，人君不能正心，又何能正天下？此臣之最最担心者也。”

“大师怎不进言陛下，待诏公车时你不是侃侃而言，独尊儒教的么？

桑弘羊有意挖苦他。

董仲舒岂有不知，但他想起景帝时他只因写了一篇《灾异之记》，是根据《春秋》记载的自然灾害的记录，推断阴阳逆转的原因，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改变方法，如求雨用水泼人，开北门，关南门；求晴则相反，谁知有个山东藉大臣主父偃看不惯，向武帝打小报告，说是“异端邪说”，蛊惑人心，有违武帝的“祥瑞”之道，几乎人头落地，幸而武帝冷静下来，觉得杀了大儒群龙无首，下令赦免了他，从此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锋芒尽减，哪里有还有进谏的勇气。

四、在“驰道”上

在武帝亲率的十八万骑兵、十二部将军以及精选的妃嫔